讀通鑑論

明衡陽王夫之譔

高宗

房遺愛狂騃與婦人謀逆以自斃而荆王元景吳王恪駢首就戮李道宗亦坐流以死嗚呼元景之長而有功恪之至親而賢道宗之同姓而爲元勳使其存也武氏何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夫長孫無忌之決於誅殺固非挾私以爭權益亦衛高宗而使安其位爾乃衛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則私於其出無忌之惡也原其所自失其太宗之自貽乎承乾廢魏王泰太宗既知恪之可以守國也

則如光武之立明帝自決於衷而不當與無忌謀如以高宗爲嫡子而分不可紊則抑自決於衷而尤不當與無忌謀疑而未決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如德宗之於李泌宋仁宗之於韓琦貢其識以成其斷唯無忌者高宗之舅也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乃告無忌曰雉奴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事既不果無忌所早作夜思以忌恪畏恪之怨己而欲勦絕其命者終不忘矣唐無一親賢而已以先后已謝之威靈不能敵房帷之親必已者皆其所憎爲不顧者矣太宗一言之失開於不保其愛子不承其宗祧易曰君不密則失臣

紀　夾　寵　非其

從徒君臣父子不密且失其子矣無忌怙外戚以爲擧固之間太宗不察焉顧謂無忌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愈發其隱而無忌之志愈悟矣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義之正也太宗之疑於立恪道之權也無忌之固請立高宗情之私也挾私而終之以戕殺無忌之惡稔而太宗不灼見而早防之不保其子不亦宜乎或曰褚公受顧命輔國政不能止無忌之姦且道宗之竄公實與謀豈亦挾私以覿宗子乎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自誣恪以求自免言已出而若有徵褚公未易任其無患恪且死罵無忌而不及公則謂公之附道宗者亦許敬宗之誣史無與正之與

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不可為相相者賢不肖之所取裁以操治亂之樞機者也好善不篤惡惡不嚴奚可哉劉公之言何以云邪今釋其語而思之太甚云者非不能姑縱之謂也剛夫惡之而不如其罪之應得不待其惡之已著而擿發之已亟也形於色發於言無所函藏而早自知其不容一斥為快而不慮其僨興以旁出也加是以賛人主賞罰之權而君志未定必致反激以生大亂趙高邑為總憲欲拔崔呈秀之貪而考覈未速顧恨先形乃使投權奄以殺善類古今之如此者多矣然後知劉公之自知明而審幾定也長孫無忌之惡李義府正矣旣熟察其凶險

之情則不必輕示以機而使之自危乃不待其罪之著見而無可逃而遽欲謫之於蜀微抑不能迅發以決行而使得展轉以圖徼幸於是義府之姦迫以求伸用王德儉之謀請立武氏一旦超擢相位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戮然則爲相臣者不能平情以審法持法以立斷徒挾惡惡之心大聲疾呼頻顧奮袂與小人爭邪正以自禍而禍國也有餘好惡賞罰治亂之樞機持之一念豈易易哉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其氣不迫而後其斷不疑函之從容而決之俄頃故守忠弗能激出以反噬申屠嘉一失之鄧通再失之鼂錯皆疾惡甚而無持重之斷以一洩而易窮也劉

公之言爲萬世大臣之心法允矣
至弱之主必有暴怒至暗之主必有微明使弱以暗者必
無偶見之明無恆之怒則巨姦猶不測其所終而未敢遂
乘以逞明作啟而可敵怒忽動而旋移然後伎倆畢見可
迫駕其上而無所復忌君子之欲輔之以有爲也難矣而
抑有道焉苟知其明之不審而怒之易移則豫防其明與
威之不可繼而因間抵隙徐以養之使積之厚而發之以
舒庶乎其有濟矣即其不濟而在我有餘地以待他日之
改圖在彼無增長之威以成不可拔之勢故惟慎重以持
權者能事昏主宰亂朝而消其險阻斯大臣之所以不易

得也高宗以暱禱故怒武氏而欲廢之使其廢也社稷之福也雖然廢后大事也豈有倏然怒之倏然言之而即倏然廢之者乎倏然言之即可倏然廢之則其人雖不廢亦無能害於國凶於家矣悍毅如武氏而可以偶然之忿雖之須臾乎懦夫之懦也惟其忿怒偶發而悻悻不能俄頃待也暴雨之盈溝澮操舟而洸之以指江海上官儀之不審愚亦甚矣哉使於此持重以處而漸導以機從容謂帝曰后之不可為天下母臣等固知之而未敢言也今幸上知之矣而固未可輕也姑寬之以觀其驕漸疏之以觀其怨斟酌於心而正告羣臣悔前此之過然後正祖宗之家

法與天下共黜之臣且逢上意於公忠體國之大臣咸使昌言以昭天下之公論今未可以一紙詔書快須臾之怒也如此則高宗之志可漸以定武氏之惡可察而著忠直之言可牖而納佞幸之黨可次而解而懦夫易消之怒以無所發而藏於中武氏之涕泣無所施而危機自阻其移廢也社稷以寧即不終廢也亦何至反激其搆釁劫羣臣以使風靡哉上官儀之不及此也識不充守不固躁率而幸成於一朝喪身殃國儀欲辭其咎而不能矣雖然論者曰彼昏不知不可與言儀之不智以亡身與京房等則非也身為大臣有宗社之責焉緘口求容鄙夫而已矣儀忠

而愚者也未可以苛求也

張公藝以百忍字獻高宗論者謂其無當於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亦惡知忍之爲道乎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忍者至剛之用以自制而持天下者也忍可以觀物情之變忍可以挫姦邪之機忍可以持刑賞之公忍可以畜德威之固夫高宗乍然一怒聽宦者之辭而立命上官儀草詔以廢武氏是惟無激激之而不揣以憤與不忍於先則無悔於後所以終脅於悍婦者正此也夫能忍者豈桎梏其羞惡是非之心以使不行哉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任耳而以心殉之者如急水之觸磯沸膏之焦水譖愬甫

及而顏赧耳熱若高天厚地之無以自容正哲婦姦人所乘之以制其命者也故王后伉儷之恩太子賢太子忠毛襄之變長孫無忌渭陽之情閨譖卽縊而死亡旋及一激卽不能容他日悔之而弗能自艾不忍於耳卽不忍於心高宗之絕其天良懸豈在忍哉公藝之忍而保九世之宗唯聞言不信而制以心也威行其中矣不然子孫僕妾嚬背憎以激人於不可忍日甾於耳尺布斗粟可操戈戟而能傷九世以齊壹乎

內後外三代之法也諸侯各君其國勢且伉選優於五服天子得人以治內而莫敢

不正端本之道也郡縣之天下以四海爲家奚有於遠近哉畿輔之內與腹裏尚文之郡邑去朝廷也近吏之賢不肖易以上聞且其人民近天子之光而畏法深名教興而風俗雅雖中材涖之亦足以遂其逸志而安其恆度至於荒遠雜夷之地其民狃於所陋獷戾而詩書禮樂之文非所喻也其吏敗其愚而漁獵之民固不知有天子而唯知有長吏則貪暴之吏唯其所欲而清議不及乃民夷積怨一激以興揭竿冒死而禍延於天下如是則輕邊徼長吏之選就近補調使充員數善不加擢惡不降罰俾其貪叨恣日甚塗窮之倒逆離叛相尋兵戈不戢內治雖修其能

邊徼之哉前之定天下者茲焉羈夷猺獞威服而恩撫之建郡縣以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力甚勤心甚盛也乃割棄不理投之卑茸猥戾之有司以毆之於亂濁天之下特有此蠻城之區宇是亦可爲長太息矣故與其重內也不如其重外也內雖不甚乎重而必不輕也外不重則永輕之矣唐初桂廣等府官之注擬一聽之都督而朝廷不問治之大累也邊徼之稍習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則貪爲之而不羨內遷中州好名干進之士惡其陋而患其絕望於清華則鄙夷之而不肯爲儀鳳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邊州注擬庶得之矣猶未列於吏部之選也後世統

於吏部以聽廷除尤爲近理然而縣缺以處劣選且就地授人而雖有廉聲不得與內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綏民勢不復廹其叛亂乃勤兵以斬刈之亦慘矣哉千年之積弊明君良相弗能革也可勝悼哉八閩東粤昔者亦荒陋之區也重守令之選而賢才往牧今已化爲文教之邦何獨邕桂滇黔牂文邛雅之不可使爲善地乎不勤兵而服遠不勞中國而化夷俗何所嫌而弗爲也人士厭薄之私心假重內輕外之說以文之明主之所弗徇而尙奚變焉

賑飢遣使民有迎候之勞如劉思立所言者未盡然也所

遣得人則民不勞矣若其不可者飢并一邑而生死之命懸於旦夕施之不急則未能速徧而餓者已死矣施之急則甫下車而即發金粟唯近郭之人得踰分以霑濡而遠郊不至且府史里胥與無籍之游民未嘗飢而冒受大臣奉使尊高不與民親安能知疾苦之為何人而以有限之金粟冀肉白骨邪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且不特此也飢民者不可聚者也餌之以升斗錙銖而羣聚於都邑以待使者樸拙之民力竭而恤其婦子餓死而不願離家以待命豪捷輕猥之徒則如跋扈之魚聞水聲而鼓鬣棄其耒耜捕禽魚可以得生之計而希求自至之口

實固未能贍其欲而使有終年之飽也趨使者於城郭衆而不散失業以相聚皆掠奪興以成乎大亂所必然已夫亦思無民有司耳有良有司者就其地悉其人行野而進其耕士與其耆老周知有無之數而即以予之旦給夕歸仍不廢其桑麻耕種采山漁澤之本計則惠皆實而民莫其若仁民已亂之道交得而亡虞也故救荒之道蠲租稅止訟獄禁掠奪通糴運其先務也開倉廩以賑之弗獲已之術也而欲行之則莫如命使巡行察有司之廉能爲最亟守令者代天子以養民者也民且流亡不任之而誰任乎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權而急逐貪昏敖惰之吏天子不

勞而民以蘇舍是無策矣

李世勣之安忍無親也置父於竇建德之刃下而不恤强其壻杜懷恭與征高麗而欲殺之以立法付諸子於其弟而使怒則擬殺之顧於其姊病爲之煑粥燎鬚而曰姊老勣亦老雖欲爲姊煑粥其可得乎藹然天性之言讀之者猶挺流涕繇此言之則世勣上陷其父於死地而下欲殺其子與壻非果天理民彝之絕於心也天下輕率寡謀之士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然其於不容已之愛是惟弗發發則無所掩遏而可遂其情唯夫沈鷙果決者非自拔於功利之陷溺則得喪一繫其心而期於必得心方成而目

已怒猶未收而兵已操梟獍之雄心不可復戢彼將自詭
爲一世之雄也而豈其然哉蓋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剛
則不恤其君親柔則盡捐其廉恥明知之而必忍之雖聖
人亦無如之何也有時而似忠貞矣有時而似孝友矣非
徒似也利之所不在則抑無所吝而用其情也世勣之於
單雄信割肉可也爲姊而燎鬚何所吝邪利無可趨害無
可避亦何爲而不直達其惻隱之心以發爲仁者之言哉
籍甲兵戸口上李密而使獻知高祖之不以爲已罪也太
宗問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對事未可知姑爲兩試抑知
太宗之不以此爲嫌也年愈老智愈猾高宗問以羣臣不

謙而曰所爲盡善無得而謙知高宗之不以己爲佞也則以黨義府徹宗實立武氏人自亡其社稷己自保其爵祿惻隱羞惡是非之心非不炯然內動而力制之以護其私安忍者自忍其心於人何所不忍乎故一念之仁不足特也正惡其有一念之仁而矯拂之也夫且曰吾豈不知忠孝哉至於此而不容不置忠孝於膜外也爲鄙夫爲盜賊爲篡弒之大逆皆此而已矣

魏元同上言欲復周漢之法命內自三公省寺外而府州各辟召僚屬而不專任銓除於吏部其言辯矣實則不可行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

故三王相與小有損益而大略皆同未有縣古人一事之
當獨舉一事雜古於今之中足以成章者也王安石惟不
知此故偏舉周禮一節雜之宋法之中而天下大亂周之
所以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封建相沿民習而聽於世族
不可得而驟合併以歸天子也故孔子之聖天子不得登
庸求路之賢爲衛之君不能託國三代之末流亦病矣漢
制三公州郡各辟掾曹時舉孝廉以貢於上辟召一聽之
長官朝廷不置冢宰益去三代未遠人猶習於其故而刺
史太守行法於所部刑殺軍旅賦役祀典皆得以專制則
勢不得復爲建屬吏以擊之其治也刑賞之施於三公州

郡者法嚴明而誣上行私者不敢逞追其亂也三公州郡任非其人而以愛憎黜陟其屬吏於是背公死黨之習成民之利病不得上聞誅殺橫行民胥怨激而盜賊蠭起則法敝而必更不可復矣漢之掾吏視其長官猶君也難而為之死死而為之服衰各媚其主而不知有天子然則使為公斂處父之據成不墮祝聃之射王中肩皆可自命為忠而無忘大倫不明倒行逆施何所不可哉且其貢於天子者一唯長吏之而恩而天子無以知其賢姦抑無考覈之成憲以衡其愚哲三公之辟召則唯采取名譽於州郡於是處士譽日張雖黃在口故處士之權日重朋黨興而誠

乎大亂故曹孟德懲其敝而改之總其任於吏部此窮則必變之一大機會也既變矣未有可使復窮者矣法無有不得者也亦無有不失者也先王不恃其法而恃其知人安民之精意若法則因時而參之禮樂刑政均四海齊萬民通百爲者以一成純而互相裁制舉其百廢其一而百者皆病廢其百舉其一而一可行乎洴纂前人之一得次糅之於時政之中而自矜復古何其窒也魏晉以下三公牧守不能操生殺兵農之權教化不專司於己而士自鬻其學業邀天子之知乃復使之待辟於省寺府州之衆吏取舍生乎恩怨奔競盛於私門於此不能自媒於彼廉恥

喪朋黨立國不能一日靖矣唐之亂也藩鎮各樹私人以爲爪牙或使登朝以爲內應於是敬翔李振起而亡唐他如羅隱杜荀鶴韋莊孫光憲之流皆效命四方而不爲唐用分崩瓦解社稷以傾亦後事之明驗矣夫吏部以一人而周知士之賢否誠所不能如元同之慮者然士之[illegible][illegible]於選舉也當其初進亦既有諸科以試之矣君子不[illegible][illegible]於早而士之才能亦以歷事而增長貪廉仁暴亦以束於法而磨礪以勸於善其有壞法亂紀蠹政虐民者則固有持憲之臣操準繩以議其後若夫偏材之士有長此短彼之疑則因事旁求初不禁大臣之薦舉然則吏部總括登

進之法固魏晉以下人心事會之趨而行之千年不可更易者也讀古人之書以揣當世之務得其精意而無法不可用矣於此而見此之長爲於彼而見彼之得爲一事之效一時之宜一言之傳偏據之而曰三代之隆兩漢之盛特此也以固守而行之者王安石以假竊而行之者王莽而已何易繇言哉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知之求其審也安之求其適也所以知所以安非一切之法冀亂於時政變遷之中王不成王覇不成覇而可不償亂者也庸醫雜表裏溫涼以飮人彊者篤弱者死不亦傷乎

中宗僞周武氏

附於內

中宗嗣位兩月失德未著而武氏與裴炎亟廢而幽之三渠全盛之天子如掇瓶器於井竈之側任其所置百官尸位懍無敢言者武氏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國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大臣秉道而天子以不傾即其懷姦而猶依天子以自固唯其任重而望隆交深而位定休戚相倚而情不容不固也而高宗之世大異於是高宗在位三十四年尚書令僕左右相侍中同平章事皆輔相之任爲國心膂者也而乍進乍退尸其位者四十三人進不知其所自退不知其所亡無有一人爲高宗所篤信而固任者大臣之賤於此極矣長孫無忌褚遂良于志寧高季輔張

行成太宗所任以輔己者也貶死黜廢不能以一日安矣保祿位以令終唯懷毅之李勣耳自是而外若韓瑗來濟杜正倫劉仁軌上官儀劉祥道較無覆餗之傷而斥罪旋加幸免者亦託於守邊以免禍若其他竊位懷祿之宵小勿論李義府許敬宗之爲通國所指數即若宇文節柳奭崔敦禮辛茂將許圉師竇德元樂彥瑋孫處約姜恪閻立本陸敦信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郝處俊來恆薛元超高智周張大安崔知溫王德眞郭待舉岑長倩魏元同者皆節不足以守身庸才不足以理下邑或循次而升或一言而合或趨歧徑而詭遇兢相踵以贊天工

至其顧命託孤委畀九鼎者則裴炎劉景先郭正一二三無賴之徒也嗚呼惡有任輔弼大臣如此之輕而國可不亡者乎夫高宗柔懦之主也柔者易以合然而難以離也乃合之易而離之亦易者何也惟其疑而已矣疑者己心之所自迷人情之所自解者也剛而責物已甚也則疑柔而自信無據也則疑兩者異趣同歸以召敗亡一也剛不以決邪正而以行猜忮柔不以安善類而以聽讒諛猜忮生於心讒諛興於外於是乎人皆可相人皆不可相也人皆可斥而可誅也爲大臣者視黃閣爲傳舍悠悠於來去而陌路其君親不亦宜乎孟子曰王無親臣矣無親臣則

不可以爲父母裴炎片語之失意而廢中宗如捫蝨於禪中復奚恤哉夫相代天工天之所畀人之所歸也天下不能知其姓字逝臣不屑奉爲蓍龜豔妻宵小怙長存之勢以役騾進騾退之鄙夫談笑而移宗社一多疑之所必致也脊祟亂源可以知所繇來矣

伸天下之大義而執言者非其人適以墮義而義遂不可復伸齊桓公不責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以伸大義闕闕焉而若有所俟雖無可俟楚終惴惴然疑且有責之者天下亦闕闕然幾有責之者故曹檜之大夫猶敢秉公論以諷咏而楚終不敢滅宗周遷九鼎義以不數而未遠墮也

夫齊桓方伯也固執言伸義之人也奚爲不可然而不可者內省其情求以雄長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復宗周之緒也非其情則非其人矣自問而知之天下皆知之亂賊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號於天下曰吾以伸大義也天下弗與亂賊弗憚孤起無援終以喪敗則亂賊之燄益炎而天下之勢一撓而不可復張義之不可襲取而必本於夫人之心亦嚴矣哉李敬業起兵討武氏所與共事者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而非果以中宗之廢爲動衆之忱也敬業以功臣之裔世載其姦覬覦閒隙朝權不屬懷忿以起覬其取潤州向金陵

以定霸基而應王氣不軌之情天地鬼神昭鑒而不可欺徒建鼓以號於天下曰吾爲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內挾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迹義可取也則胥人之巧譎但能淋漓慷慨爲忠憤之言而即佑於天助於人天其夢夢人其胥有耳而無心乎於是兵敗身死而嗣是以後四海兆人之衆無有一夫爲爲唐悲宗社之淪沒皆曰義不可伸賊不可討天移唐祚抑將如之何哉大義之墮於敬業之一檄也無情之文巧言破義貞人之淚爲姦人之誹笑而日月昏霾妖狐晝嘯復誰與禁之哉故敬業之敗武氏之資也敬業之起賓王之檄必敗之符也忠臣孝子以

無私之志伸不容已之義雖敗雖殲不患無繼我以與者唯孤情之在兩閒君爲絪縕百衄百折流血成川積骸如莽而不能奪也尋不逞之徒託義以求逞而後義絕於人心悲夫

自霍光行非常之事而司馬懿桓溫謝晦傅亮徐羨之託以售其私裴炎贊武氏廢中宗立豫王亦其故智也不然惡有嗣位兩月失德未彰片言之妄而爲之臣者遽更置之如僕隸之任使乎炎之不自揣也不知其權與姦出武氏之下倚徒而無輔且謂豫王立而已居震世之功其欲僅如霍氏之乘權與懿溫之圖篡也皆不可知然時可爲

則進而竊天位時未可抑足以壓天下而永其富貴豈意一爲武氏用而豫王浮寄宮中承嗣三思先己而爲捷足也哉其請反政豫王也懿溢之心天下後世有目有心者知之而豈武氏之不覺邪家無儋石之儲似淸請反政於豫王似忠從子伷先忘死以訟冤似義以此而挾滔天之膽解天子之璽紱以更授一人則其似是而非者視王莽之恭儉誠無以過而武氏非元后已非武氏之姻族妄生非分之想則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其愚亦甚矣自炎姦不憚而授首於都市而後權姦之詐窮後世佐命之姦無有敢藉口伊霍以狂逞者劉季述苗傅劉正彥以內豎

武夫驟試之而旋就誅夷不足以動天下矣炎之誅死天其假手武氏以正綱常於萬世與

將各有其軍而國弱將各有其軍而國亂唐之季世外夷之禍邊關屢破君屢奔而不亡然天下分裂以終於五代皆此繇也將各有其軍於是監軍設焉中人監軍唐之大蠹也其始以御史監之較中人爲愈矣然即以御史監軍而軍不敗者亦鮮矣既命將以將兵而必使御史監之者亦勢之不容已也將各有其軍而驕悖以僭叛者勿論已即其不然朝廷之意指不行於疆場而養寇以脅權恩縮以失機遷延以糜餽情事之所必有而爲國之大患天子

大臣不能坐受其困則委之監軍以決行上意故曰不容已也然而其軍必敗未有爽焉者矣監軍者而與將合則何取於監軍而貪將以口實曰夫監軍者目擊心知而信以為必然矣監軍者而與將異於是將不能自審其進止以聽之與兵不習於敵不審之人傳有之曰將得其人而使剛愎不仁者參焉則敗監軍者非必剛愎不仁也而御史者以風裁無憚於大吏持文法以責功效者也責功效者必勇於進則剛持文法而無所憚則愎居朔端習清晏而不與士卒之甘苦相喻則不仁業任之以剛愎不仁之任雖柔和之士亦變其素尚而勉為決裂且柔和之士固

不樂受監軍之任其樂任者必其喜功好競以嘗試為能者也且夫朝廷之使監軍其必有所屬意矣天子有欲速之心宰相有分功之志計臣恤饋餉之難近涖之臣繩糾驅逐之速將雖無養寇畏敵之情而在廷固疑其前卻操此為慮則自非少年輕銳挾智自矜以傲忽元戎者固莫之使也無敢死之心無必勝之謀無矜全三軍之生死以固邦本之情抑無軍覆受誅之法以隨其後如是而不撓將以取敗也必不得矣乃其設之之繇則惟將各有其軍而天子大臣不能固信之也唐初府兵方建軍政一統於天子授鉞而軍非其軍振旅而眾非其眾故雖武氏之猜

疑而任將以勿貳李孝逸程務挺以分閫立效之元戎殺之流之而不敢拒命則亦無所用監軍爲矣井武氏之能將將也府兵定軍政一而指臂之形勢成也然其始府兵初建於用武之餘而兵固鋭則將可無兵而唯上之使一再傳而府兵之死者死老者老矣按籍求兵而弱不堪用矣勢必改爲召募不得不設將以軍矣故監軍復設而中人任之庸主牧臣所不容已之亂政也夫任將以軍而構於擇將慎於授權天子之明威行於萬里而不假薪進書功之徒撓長子之權夫乃謂之將將唯西漢爲能然豈武氏所可遂哉

涉大難圖大功因時以濟存社稷於已亡而無決裂之傷論者曰非委曲以用機權者不克而非然也亦唯持太正以自處於不撓而已矣以機權制物者物亦以機權應之君子固不如姦人之險詐而君子先須以正自處立於不可撓之地而天時人事自與之相應故所謂社稷臣者無他唯正而已矣孔融之不能折曹操以全漢者忼慨英多而蕩軼於準繩者不少操有以倒持之也周顗戴淵密謀匡主而死於王敦幾以亡晉夫亦自有咎焉憤而或激智而或詭兩者病均而智之流於詭者其敗尤甚雖有奇姿巨慝殺人如莽之氣微而至於山喬嶽峙守來不變之前

則氣爲之斂而情爲之折嗚呼斯狄梁公之所以不可及
也或曰公之所以得武氏之心而唯言是聽樹虎臣於左
右而武氏不疑此必有異人之深機以得當於武氏而後
使爲己用考公之生平豈其然乎當高宗時方爲大理丞
高宗欲殺盜伐昭陵柏者公持法以抗爭上怒濟加而終
不移及酷吏橫行之際爲甯州刺史以寬仁獲百姓之心
再刺豫州按越王貞之獄密奏保全坐斬者六七百家當
籍沒者五千餘口免之此豈嘗有姑尙委隨而與世推移
以求曲濟之心乎其尤赫然與日月爭光者莫若安撫江
南而焚淫祠一千七百餘所是舉也疑夫輕率任氣者亦

能爲之而固不能也鬼神者卽人心而在者也一往而悍然以興氣雖盛心之惴惴者若或掣之昧昧之士民競起而撓之非心服於道而天下共服其心者未有不踟躇而前卻者也故曰赫然與日月爭光者也繇此思之唯以道爲心以心爲守坦然無所疑慮其覩妖淫凶狠之武氏猶夫人也不見可憂不見可懼請復廬陵而樹張東之等於津要武氏灼見其情而自不能違豈有他哉無不正之言無不正之行無不正之志而已矣或曰公苟特立自正無所用其機權則胡不潔身不仕卓然而無能浼辱乃姑事之而後圖之則抑權也而非正也曰武氏無終篡之理唐

無可已之勢天下憒憒弗之察耳三思承嗣以無賴小人
佯狎悻愚而結市井椎埋之黨遂嚳狂吠庸人視之如推
岸於太行之險大人君子視之一笑可杭之淺者也秉正
治之而有餘何爲棄可爲之時任其煽亂以待南陽再起
始梟王莽於漸臺而貽中原之流血乎天下無正人而後
有妖亂叢狐山猱足以惑人之視聽武氏亦猶是而已範
我馳驅無求不獲公亦坦然行之而何機權之足云
夷狄之蹂中國非夷狄之有餘力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也
中國致之耳致之者有二貪其利貪其功也貪其貨賄而
以來享來王爲美名於是開關以延之使玩中國而羨吾

饑寒以啟竊掠之心故周公拒越裳之貢而曰德不及焉不享其貢謂德能及者分吾利以賚之使受吾豢養而父老子弟樂效役使以不忍叛也不然貪其利而彼且以利爲餌惑吾臣民之志則釁起而天下且利賴之以不與爭且其垂涎吾錦綺珍華而不得遂者蓄毒已深發而不可遏也契丹女直皆始以貢來而終相侵滅其必然者一也貪不毛之土而以闢土服遠爲功名於是度越絕險踰沙磧梯柴山芟幽箐以徼奇捷不幸而敗則尾之以入幸而勝而徼倖相尋舟車相接扳木夷險梁水凌冰使爲坦道爲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推此言之我能往寇固能來寇

矣故光武閉關而河湟鞏固天地設險以限華夷人力不通數百里而如隔世目阻心灰戎心之所自戢也中國之形勢東有巨海西有崇山山之險不敵海之十一也然胡元泛舟以征倭委數萬生靈於海島而示以巨浪之可凌然後倭即乘仍以犯中國垂至於嘉靖而東南之害爲曠古所未有巨海且然況山之鑿竇以行相繼以進者乎劃夷天險以啟匪類之橫行其必然者又一也二者害同而出於貪君佞臣不知厭足之心一而已矣吐蕃之爲唐患禍止於臨洮則專力以捍之也猶易武氏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道以擊之陳子昂曰亂邊羌開隘道使收奔亡

之衆爲鄉導以攻蜀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其言偉矣事雖暫止而此議既出邊臣潛脧之以徼功嚴武章皋雖小勝而終貽大害明而熟於討論見終始之全局洞禍福之先後可爲永鑒然而後世君臣猶不悟爲天維□地□坼有自來矣

陳子昂以詩名於唐非但文士之選也使得明君以盡其才駕馬周而頡頏姚崇以爲大臣可矣其論開關道擊吐蕃既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威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各使自安攖其虓怒而不畏抑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爲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賊臣凶黨弗能加害固

有以厭其心而啓其覦者豈冒昧無擇而以身試虎吻哉

故因以爲大臣任社稷而可也載觀武氏之世人不保其首領宗族者岌岌也而子昂與蘇安恆朱敬則韋安石皆犯凶持正論而不撓李昭德魏元忠李日知雖貶竄而終不與傅遊藝王慶之侯思止來俊臣等同受顯戮繇是言之則武氏雖懷滔天之惡抑何嘗不可秉正以抑其妄哉而高宗方沒中宗初立之際舉國之臣縮項容頭以樂推武氏廢奪其君無異議者獨令有子昂等林立於廷裴炎傅遊藝其能肆逆惡以移九鼎乎夫人才之盈虛視上之好惡無以作之其氣必萎無以樂之其體必戾乃

武氏以嗜殺之淫嫗而得人之盛如此高宗承貞觀之餘澤有永徽之初治而流俗風靡不能得一骨鯁之士何也善善而不用惡惡而不去目眯而闇耳塞而聾其足以挫生人之氣更甚於誅殺也人之有心獎之而勸故盛世之廷多正士激之而亦起故大亂之世有忠臣廢鍼石以養癰而後成一痿痺之風俗則高宗之柔闇以壞人心壽天下劇於武氏之淫虐不亦宜乎滅唐者文宗也滅宋者理宗也唐之復興於開元倚太宗未斬之澤與不然何以堪高宗三十餘年瞶瞶之陰邪

策貢士於殿廷自武氏始既試之南宮又試之殿廷任大

臣以選士不推誠以信而以臨軒易其甲乙終未見殿廷之得士優於南宮徒以示恩遇於士而離大臣之心故至於宋而富鄭公欲請罷之其說是已雖然勿謂貢士之策異於漢武之策問賢良也貢士之取舍人才進退之大辨輕於其始則不得復重之於後天子以天之職求天之才而登進之使委之有司弗躬親以涖之則玩人而以褻天其弊也士愈輕而貢舉愈濫又奚可哉有道於此付試事於南宮而所拔者續其文以獻之上上與大臣公閱而定其甲乙焉乎不疑不褻得進賢之中道惜乎富公之言不及此也士之應科而來者賢愚雜而人數宂故授之所司

以汰其不經不達之冒昧而天子親定其甲乙則以崇文重爵敬天秩獎人才而示不敢輕此亦易知易行之道而自武氏以來迄千餘年議選舉者言滿公車而計不及此者後世人主之心無以大異於武氏也夫武氏以婦人而竊天下唯恐士心之不戴己而奪有司之權竊私惠於士使懲己而忘君父固懷姦負慝者之固然也後世人主承天命纘先猷作君作師無待私恩以固結而與大臣爭延攬以籠絡天下顧使心膂猜疑互相委御不亦誖乎天子而欲收貢士爲私人何怪乎舉主門生懷私以相市也此朋黨之所以興而以人事主之誼所繇替也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功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傅游藝一擢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爲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爲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尚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在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餌餌之士無不可利囮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旦與之食而旦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詛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而忘禍陽制其欲而陰闖其安

則弃欲而棄安齊埒得妻而謂他人爲父母猾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常拂至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爲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

逸民之名君子所甚珍也前周歷年千歲而訾論授以其名者七人則固與湯武頡頏爲不世出之英流風善世立清和之極非其人豈勝任哉辭祿歸老保身家要美名席田園之樂遂許之爲逸民則莽可爲周公操可爲文王朱

泚其身遂無道之君可爲湯武矣武攸緒者武氏之族依
逆后而起無功可錄竊將軍之號冒安平王茅土之封與
攸暨等乘武氏之篡攘袞冕而南面稱孤凡六年矣唐之
子孫殺者囚者殆無遺類而攸緒兄弟以皇族自居不知
此六年之內何面目以尸居於百僚之上而猶自矜曰恬
澹寡欲將誰欺乎官歷衛而位侯王雖極天下之多欲者
亦厭足矣猶曰寡欲將必爲天子而後爲多欲邪甚至是
而武氏之勢已浸衰矣三思承嗣淫昏而非懿操之才武
氏知天下之必歸於唐而意已革踰年而中宗召返東都
矣攸緒畏禍之且及引身以避禍席安榮尊富於嵩山之

下免脫祿產之誅禍則與諸武共之禍則全身以違眾就小人而論之三思承嗣之愚猶可哀矜而攸緒之狡尤甚矣哉使三思承嗣而為曹丕司馬炎也攸緒儼然以懿親保其社稷其肯就峯陰溪側冬茅椒而夏石室乎予之以隱逸之名名何賤也以法論之免其殊死可爾流放之刑不可曲為貸也

知人之哲其難久矣狄公之知張柬之敬暉付以唐之宗社何以知其勝任哉夫人所就之業視其器之所堪器之所堪視其量之所函量之所函視其志之所持志不能持者雖志於善而易以動志易動則纖芥之得失可否一觸

其情而氣以勃興議以之而不及遠才以之而不及大苟有可見其功名卽規以爲量事溢於量則張皇而畏縮若此者投之以大而枵然不給所必然矣夫以宗社之流亡而女主宣淫姦邪竊伺嗣君幽瘖刑殺橫流天下延頸企踵以望光復此亦最易動之情矣則欲立拔起之功以反陰纖之日月似非鈍於進取者不能狄公公門多士而欲得此義裕歛輿之人夫豈難哉然前此者李敬業駱賓王以此致敗徒以增逆燄而沮壯夫之氣其成敗已可覩矣故雖有慷慨英多捐生效節之情公弗與也張柬之爲蜀州刺史奏罷姚州之戍瀘南諸鎭一切廢省禁南夷之往

來徵暉爲衢州刺史矣厥起兵欲取河北蕭州發民修墉暉不欲旨收稷而事墉郭罷使歸田公於此乃有以得二公之器量而知其可以大任焉持之不發者難之已固也居之以重者發之不輕也緩之以密者出之不測也不爲無益之功名者不避難成之險阻也故武氏任之而不疑群姦疑之而不敢動臣民胥信其舉事之必克而衆附以有成善觀人而任之者於此求之爾失者鮮矣

讀文王世子之篇而知古者天子諸侯之元子日侍於寢門而損益衣食皆親執其事無異於庶人之父子天性之恩既不以尊位而隔孝養之禮抑且以居高而倡乃當大

位危疑姦邪窺伺之日受顧命傳大寶亦相與面授於衽席之側德不偷而道立道不失而禍亦消皇哉弗可及已後世子道之衰豈盡其子之不仁哉君父先有以致之也宮嬪多變寵盛年已逾邁而少艾盈前於是不肖者以猜妒懷疑卽其賢者亦以嫌疑爲禮太子出別宮而朝見有度侍立有時問安有節或經旬累月而不得至君父之前離析毛裏之恩虛擁尊嚴之制戕性斁倫莫之能救故其爲害也父子不親而讒間迭變寵怙權而宦寺張秦政之於扶蘇晉惠之於太子遹隋高之於太子勇坐困於姦賊召之不爲召誣之不能白殺之不能知而亂極矣道二

仁與不仁而已矣絕父之慈禁子之孝倘安足與問禍福乎無已則如崔神慶之請於武氏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降手敕玉契以防姦慝此三代以下仁衰恩薄必不可廢之典也神慶之言此者慮諸武之假旨以召太子而害之也其人雖不肖其言之爲功亦偉矣不然夜半一人傳呼而太子蹈白刃以趨死何從而知其眞僞哉後世人君處疏暌疑貳之勢防姦杜禍建爲永制可也

罪者因其惡而爲之等也而惡與罪亦有異焉故先王之制刑惡與罪有不相值者其惡甚而不可以當辜其未甚而不可以曲宥酌之理參之分垂諸萬世而可守非悄悄

疾惡遂可置大法以快人情也武氏之惡浮於韋氏多矣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萬世聞其醜聞而無不思披紉以起韋氏之惡未如是之甚也然以罪言則不可以韋氏之罪加之武氏法者非以快人之怒平人之憤釋人之怨遂人惡惡之情者也所以敘彝倫正名分定民志息禍亂爲萬世法者也故唯弑父與君之賊自其子之外人皆得而殺之苟其爲梟獍矣則雖他惡無聞人無餘怨而必不可貸元宗起而斬韋氏於宮中允矣凡唐室之臣民皆以母后事韋氏者無不可手刃以誅之若武氏則雖毒流天下殲殺唐宗惡已極神人之怨已盈而唐氏之臣曾

歿面奉之爲君者不可操刃以相嚮況中宗其子而張柬之其相乎無已則錮中宗於房州廢豫王爲皇嗣之日猶可誅也中宗歸而受皇太子之封矣柬之奉太子以誅幸臣非可殺武氏之日矣遷之別宮俟其自斃行法如是焉可耳許柬之以殺武氏旦北面而夕操戈奉其子以殺其母而曰法所宜伸也亂臣賊子因緣以起何患無言之可執而更孰與致詰乎惡武氏者責柬之之不行誅求快惡惡之心而不恤法之伸詘又何取焉唯加以則天皇帝之稱而使三思等仍竊祿位則失刑矣文姜非躬弑而但與聞哀姜與弑而所弑者其子春秋不奪夫人之稱許齊桓

之討哀姜而不使魯人伸法則中宗君臣不得加刃於武氏明矣以上皆武氏時事

武氏遷於上陽宮姚元之涕泗嗚咽以是出爲亳州刺史張柬之敬暉惡足以察元之之智術哉武氏廢二張誅而諸武安於磐石中宗淫昏得之性成狹疾而不悟其不能長此清晏也衆人不知而智者先見之矣元之之智垂死而可以制張說方在鬬功濟險之日百變千慮周覽微察早知五王之命懸於諸武之手固不欲以身試其戈矛以一涕謝諸武而遠引以出故其後五王駢戮而元之安或持正以居功或用智以祈免忠直之士不屑智士之僞而

通識之士不伺婞直之節其不相爲謀也久矣或曰蔡邕一歎而受刑元之弗慮智亦疏矣曰邕不與誅卓之謀而元之贊興復之計五王雖怒不得以邕之罪罪元之元之何惴焉邕受董卓之辟於髡鉗之中而王允不因卓而顯元之雖見庸於武氏東之固武氏之相也元之無憚而稱武氏曰舊君武氏豈但元之之舊君乎不得執以爲辭苟責以蔡邕之罪元之之所熟審而無嫌者也夫其詭於自全而貞緊不立誠不足爲忠矣而五王際國步之傾危誅二豎子廢一老嫗謀定崇朝事成指顧非有補天浴日之艱難乃得意以居環列相位裂土稱王鳴豫以翔翔心忘猶

世則以艱大臣孫僖引咎之忱陰而苞桑之計道亦褊矣廢其君立其子姦人未弱宗社飄搖不可涕也亦未可笑也又惡知元之之涕非以悲五王之終躬而慮社之未有衛曰也與

狄公之與張柬之皆有古大臣之貞爲故志相輸信相孚也中宗初復薛季昶曰產祿猶在草根復生而柬之不誅諸武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以斯言體斯心念深體渺渺一己之功名正一王之綱紀端人正士所繇異於功名之士遠矣中宗之不可與有爲而不知揣非闇也趙故思曰社稷有靈當無此慮人臣爲其所可爲而誰守臣

節不與天子爭威福之柄知此而已其不濟與社稷之不幸也榮辱生死又何恤焉且使中宗之淫昏不加是之甚乎春秋已富嘗正位於受終之日矣乃既斬二張復誅諸武王鉞在手唯己所爲無所待命懷貞事主者自怵惕而不敢窺固非薛季昶以利害居心者所能知也劉幽求曰三思尚在公等終無葬地成何等事而早以葬地繫其心乎絳侯之盡誅諸呂文帝尚在藩服而國無君非中宗不違咫尺之比也然絳侯且不免對吏之辱而幾不保中宗而果有爲也柬之不待天子之命擅行誅戮又足以保其勳名乎乃其淫昏如彼矣其後三思伏誅且割太子首以

獻宗肅宗楚咨復起而亂唐相王幾不免焉則諸武雖誅未見五王得免於走狗之烹也均之不免而秉臣節以蒙大難不尤無疚於心與論者惜季昶幽求之言不用而嗤柬之之愚其愚不可及也豫謀禍福者不足以見貞士之心久矣唐多能臣而鮮端士於柬之有取焉所以與秋公有芥珀之投也

李曰知魏元忠唐休璟韋安石嘗武氏之世折酷吏之威斥宣淫之魂制凶豎之頑懷興復之志張撻伐之功皆自命爲偉人而爲天下所屬望者也及其暮年凝倒於韋氏淫昏之世與宵小旅進旅退尸三事之位濡需於豢養始

無異於鄙夫嗚呼士之欲保名義於桑榆識如是之不易乎義者無往而不與人並立者也旦取之而義立於旦矣夕取之而義立於夕矣天下服之而邑亦樂以自見夫然則可辱可窮可死而無所息故曰怯夫慕義無不勉焉若夫立乎險阻之餘回念疇昔而復自歎其昔之危也則百鍊之剛必有繞指之柔相爲終始者矣武氏之殺人亟矣殺愈慘而人愈激激以爲義非必出於僞而義終不固迨乎武氏已老殺心已滅韋氏繼起柔姦不酷激之也不甚而義之不固者潛消暗餒以即於亡於是後起之英已笑其衰頹薾茸然曰此吾少壯之所嘗爲而今不爾者也則

一爲然以退而不可復興矣故君子養之以靜持之以堅審於大小輕重之宜而參終始於一念無激也斯無隨也知柔知剛而夫之望夫乃謂之精義以利用而志不渝也唐自顯慶迄乎景龍五十有五年朝廷之亂極矣豔妻挾跡昏主死亡而不悟嬖倖之宦淫酷吏之恣殺古今所未有也取唐之餘僞宋之椒欽而絜之十不敵一焉然而彼速亡而此猶安者其故何也人之邪正不兩立政之善惡不並行純則治雜則亂所固然矣雖然尤惡其相激相反而交爲已甚也已甚者小人之技蒿也進而陷君子以反其類於是而國爲之空國既空矣乃取君子之政無論宗

社生民存亡死生之所繫抑非必其心之所不欲而槩反之以暴其怨怒推以及於言語文字之不合者皆架以為罪而坐之死亡天下乃箝口絕筆以成乎同惡相扇之勢此唐朱之所以亡與漢末黨錮之禍若出一轍也武韋之世自長孫無忌褚遂良以忠蒙誅夷之禍亦僭矣然殺是人則禍盡於其人為其所汲引與所同事者安處無驚也則苟不力觸姦邪之嬰怒而猶綽乎其有以自居若夫貞觀永徽之善政雖不能釐定而修明之初不聽姦邪之變易武韋所自為異議以亂典常蠱眾志者喪祭之虛文選舉之冒濫而已邊塞之守賦役之制猶是太宗之遺教也

殺君子而不憂引其類故蕭艾雖惛而陳子昂蘇安恆李邕宋務光蘇良嗣之流猶得抒悃昌言而無所詘乃至守正不阿效忠不貳如狄仁傑宋璟李日知徐有功李昭德皆列上位而時伸其志其宣力中外者則劉仁軌裴行儉王方翼吉頊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張仁愿悉無所掣曳以立功名乃至楊元琰張說劉幽求諸人同事俱起而被害者不相及姦邪雖執大權終不礙賢臣登進之路驅天下以一於淫慘則亂自亂也亡自可不亡也或推之或扶之兩不相掎而天下猶席以安也夫小人之毒不可嚮邇莫甚於與君子爭名君子之自貽以慼者莫甚於與小人

競氣武韋太平淫虐方逞之日小人利得其欲而自安於
小人君子自靖其誠而不待抑小人求伸其君子故小人
之壽淺而君子之志平水火不爭其壽不烈所固然矣夫
名者君子之實也氣者小人之恃以凌物者也君子借名
已甚而氣乘之小人於是恥榮名之去己而亦飾說以干
譽然後公忠正直之號皆小人之所弋獲一旦得志以逞
則盡取君子題以姦黨而誅殛之空其祿位招致私人而
朝廷條易其故及其敗露直道乍伸義激氣矜者抑用其
術以剷絶敗類數十年之中起伏相互風靜而波猶不息
君無適信吏無適守民無適從乃至與邊疆安危之機小

民脊血之資且此彡彼以各快其施如瘵疽之炎抱火而寢履冰也嗚呼鍛鐵者屢反其針椎癥病者疾易其梔附其不折以亡也豈可幸哉甚矣使氣而矜名者之害烈也宋仁宗賢主也呂夷簡夏竦非大姦也皆激以爭而石介以詩愛訴栢之傺流波淵爲白年不息無罪可𣹢而蘇軾以文詞取禍有罪可討耳蔡確亦以歌詠論刑免役非快民之稗政而司馬公必速改於一朝並州非宗社之急圖而爭父饒壁持其偏紀辯譁之乍升亦且以斂怨而妨國家之大計況小人寀進唯人是苛唯政是亂者又進恤傾危之且夕乎屢武宣宋歟蔪之言寧有爲也顧不

如荀樂乎　閔中叔之猶惑觀其[illegible]亡之人與邦國之政
而可知矣　國無黨禍而不亡為人君者弭之於其幾微將
禍發而然　以激其乎
臨淄王之叔子武之敍相王豪傑之識有闇合於君子之
道者此類是也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勿敢專為正也
信諸心者非逆於理拔乎事者不戾於心則君父雖加以
尤而不避雖豪傑以心為師而斷之於事夫君子之情乃
心以制義者亦如此而已矣推而至於聖人舜之不告而
娶亦如此而已矣理者生於人之心者也心有不合於理
而理無不協於心故豪傑而不可為聖賢者有矣未有無

豪傑之識而可爲畢賢者也臨淄王曰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亦未有以信其必然也然以相王之溫厚未致全身於刑殺橫行之日則亦可冀其或然耳且微臨淄之舉事王亦岌岌矣宗楚客葉靜能日謀殺王奉韋氏以尊唐祀韋氏不誅王固不能再全於凶嫗之手臨淄不忍言耳實則計事不成而王危不舉事而王亦危以必危之勢求全王而使嗣大統勢不兩立徒畏王之優柔而撓成算告則兵不得起固無告也以安社稷以討亂賊以救王於顛危在此舉矣崔日用業以宗楚客害王之謀告而猶需遲不決乎故臨淄之不告孝子之道也卽一事一念而言之

大舜之不告而娶奚必遠蔑疑以知臨淄之可與大有爲也生於蔵亂之世馳逐於聲色狗馬之中而所與遊者王琚之流故終於濁亂而虧其大彝亦不幸而不奉教於君子乎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終

衡陽王夫之譔

睿宗

國無正論不可以立睿宗表章死於武韋之禍者太子重俊與爲韋湊斥之爲亂賊請奪其節愍之謚論之正者也重俊之惡非但蒯聵之比也或曰韋氏不誅而中宗弑禍深於南子三思逸產祿之誅而亂天下惡劇於宋朝重俊誅之視蒯聵爲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惡惡也誅其意而議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謀篡於武氏之世既不成矣韋氏之行弑在重俊死

後之二年當其時篡弑未形而億其必然以稱兵嚮闕欲加刃於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憂社稷之危爲君父除伏莽之賊也韋氏以非其所出而惡之三思崇訓逢其惡而欲廢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脅君父以爭之據鞍不下目無君父更何有於嫡母况其惡之所至去商臣劉劭也無幾非但加蒯聵之惡醜聲而逆行也則重俊之惡浮於蒯聵奚容以韋氏三思之罪爲之末減哉韋氏淫縱以蠱上三思崇訓懷逆以思逞其已露也人得而誅之非但臨淄王也其未露也唐有社稷之臣廢韋氏討諸武法之所得行也而獨重俊則不可

申生自靖而不得諡為孝重俊何節之可稱而奚足愍乎夫韋氏三思之謀危宗社重俊興兵之名也苟有其名子得以犯父而殺母亂臣賊子誰則無名而大逆安所戢乎韋湊之論所以大正人紀而杜亂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不能決也

奪情之言揚於廷人子之心喪於宅矣蠅蚋不嘬生而嘬死有以召之也而況紛呶自辯以與公論相仇史嵩之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之惡滔天而無可追矣虜欲奪蘇頲之情李日知銜睿宗之命至頲家諭之日知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人子於此豈更有言之可出諸口乎耳聞命而心裂

目對客而神傷人且自败曰斯言也胡爲而至於我之前
君不我簃我之爲臣可知矣友不我恤我之爲子可知矣
我誠禽獸也乎而忍使吾親有禽獸之子乎至於敦趣不
已而待我之固辭罪已通於天矣又從而爲之辭以冀苟
免則犬豕不食其餘弗問人也夫人之惡有待吹求而始
顯者有不待吹求而無不著者脊情之惡一言以折之一
峯念菴幼元之參劾其猶贅辭乎于曰女安則爲之奚足
辯哉喪親若蘇頲者可矣

太平公主謀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請令於東都安置睿宗
曰朕唯一妹豈可遠置東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

肅宗慘殺其子而不恤於是高宗之子姓上及於兄弟姿夷戮盡所僅存者三人而已父闇而不能庇其生母懵而不難道之死又繼以韋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與公主其不與中宗同受刃者幸也原隰之裒伊誰相惜渺幾已盡僅保二人詩不云乎將恐將懼惟吾與汝況其在同氣之親乎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計也睿宗之黯然傷心亦詎可決於一旦哉公主之習於悍戾也耳習於牝雞之晨目習於傾城之哲貞士且不保其貞而況婦人其蔑視宮闈操廢置之權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責以順者雖然豈遂無以處之哉公主之忌太子也尚含惡怒而未發竇懷貞以

遂州長史遽起不軌之心專其邪而為之結黨俄而遷侍中矣同三品矣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矣於是崔湜蕭至忠岑羲競起比附以取相李日知韋安石衰老庸沓而無能正劉幽求孤立以爭而流竄及之於斯時也姚宋位大臣繫物望得與睿宗之密勿夫豈不可早聲懷貞之惡以與湜羲至忠之姦而黨援未削遽欲取睿宗患難倚存之一妹正國法以摧折之睿宗之心戚而羣姦之計得矣無懷貞湜羲至忠則公主之惡不足以發徒遠公主而羣姦在位翟茀方沸蒲州召命旋還京邸其必然之勢矣睿宗之不忍於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患難與偕

義之不可忘也若懷貞輩之於唐九牛之一毛耳無從進之繫人心無勳勞之在社稷流放竄殛旦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簡之勞而已姚宋何憚而不為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元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於死羣姦惡已盈而始就誅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宋不能辭其咎矣唐初之習氣士大夫過惜其類而相容忍賢姦並列而不相妨晉得罪於天子而不結怨於僚友劉朱環之剛弗能免也元之之智以圖全又何望焉

按察使之設自景雲二年始觀李景伯盧偕之言則所遣者御史也時議分天下為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

四都督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黜陟以景伯備上言生殺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爲害不小而罷之罷之誠是也而景伯備謂御史秩卑望重姦宄自禁則有未當者何也官之得人與不得不繫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漢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權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臨其上以制之則爵輕爵輕則不足以立事而規避以免責刺史懷規避之心則下吏侮之豪民脅之而刑政不修新進之士識不足以持大體而樂毛擊以詫風裁賢者任私意而虧國計民生深遠之永圖不肖者負權利而無持綱挈領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獎浮薄以灰牧

守之心故其所循之言并治理之經也命卿貳以行但任以糾察而不授以生殺兵戎財賦之權又何任太重而專私爲害之慮乎按察使之設後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專官也一特遣也專官者任之久而官於其地其利也久任則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爾風聞瞥然乍見之得失而急施獎抑其害也與郡邑習處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圖訢合以避糾劾特遣者出使有時復命有程開行亟返不與吏親事止參糾他無適掌使畢仍復其官其利也職有專司威有獨伸無狎習比昵之交無調停遷就之弊其害也風土未諳利病不親據乍然之聞見定臧否於

一朝賢者任氣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則無如特遣而綏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為升遷之秩則代天子以時巡而民不勞代諸衆之進職而事不廢因時制宜愼擇人而飭法以臨斯為得中之道乎若夫過任都督使之畸重則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節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綱皆此弊也則景伯備之請罷之誠定論也

元宗

言治道者至於法而難言之矣有宋諸大儒疾敗類之貪殘念民生之困瘁率尚威嚴糾虔刻治其持論既然而臨

官吏亦以扶貧弱鋤豪猾爲己任甚則酷飽之慾廉悍之失書箠之餽無所不用其舉劾用快輿論之心雖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韓之術將仁恕寬平之言堯禹湯文孔孟其有獎亂之過與仁而弱寬而縱崇情以敗法養姦以病民誠過矣然使其過也果害於[illegible]果賊於民則先王旣著之於經後世抑守之以律違經破[illegible]取悅於衆而自矜陰德則誠過矣欲謝其過抑豈毛舉[illegible]求人於隱曲聽情民無已之怨藹信士大夫不平之指[illegible]辨以難全之名節責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貧矜纖[illegible]之聰明立難攖之威武也哉老氏以慈爲寶以無爲爲正言治言學者

所諱也乃若君子之言曰寬曰簡曰不忍人曰哀矜而勿喜自與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如之何以善惡是非之激發妨其惻隱邪絕人之腰領死者不可復生矣輕人之竄逐棄者不可復收矣壞人之名節辱者不可復榮矣雖夫大無道者怙終放恣自趨死而非我殺之自貽辱而非我辱之無所容其欽恤耳苟其不然於法之中字櫛而句比之於法之外言吹而行索之酒漿婢妾之失陷以終身當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幾也惡非眾惡害未及人咎其已往億其將來其人雖受罰而不服公議亦或然而或否欲堅持以必行而抑自詘矣徒爲繁密之深文終以沮

撓而不決一往惡惡之銳氣亦何濟於懲姦而祇以辱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夫曰寬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於縱弛藏姦而不可專用以要言之唯簡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簡則婦子嗃爭十姓之閭不簡則胥役旁午君天下子萬民而與臣民治勃谿之怨其亦陋矣簡者寬仁之本也敬以行簡者君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簡者臨民之上理不以苛細起紛爭禮不下於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論小人之刑辟刑不上於大夫不可以胥隸之禁責君子以逡巡早塞其巖刻之源在挾法者之善爲斟酌而已

元宗初親政晉陵尉楊相

如上言曰法貴飭而能禁刑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斯言也不倚於老氏抑不流於申韓洵知治道之言乎後世之爲君子者十九而爲申韓鑒於此而其失不可掩已

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於國則樂藥淫朋以敗官常也必其所不欲爲乃立身無玷而於邪佞終不得而遠究以比匪受傷勢成於無可如何而正志不伸修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張九齡抱忠清以終始負乎爲一代泰山喬嶽之風標爲李林甫所側目而遊冥寥以消矰弋觀其始進奏記於姚崇可以得其行己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

進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至哉其言之乎夫以鴻才偉望一旦受天子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炎熏蒸海內物望之歸如夏雲之矗興春流之奔湊所不待言矣於斯時也有所求而進者進矣無所求而進者進矣有所求而進者志在求而無難窺見其隱也無所求而進者徐而察之果無所求也是其爲樂我之善玉我於成以其宣力於國家者乎於是樂與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惡知無所求而進者爲熏蒸之氣所鼓動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問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釋也無他淺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無以

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勢在於此則集於此矣俄而勢在於彼則移於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鶩福不及而奔其新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數之常也言爲之易其臧否色爲之易其顰笑趾爲之易其高下則凡可以抑方屈而揚方興者無所不用與斯人揭而上不病吾君下不病吾民中不貽他日之恥辱者鮮矣故天下之可賤可惡君子遠之必夙者唯此隨風以靡隨波以逝忠淺而不知事會之無恆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執者也生於教衰行薄之日履物望攸歸之位習尙已然弗能遽易惟有杜門卻迹屛使怨謗勿與周旋以自立風軌而已耳天下方亂

而言兵天下初定而言禮時急於用而言財乃至教與道顯而相倣以談性學皆中之淺植之弱足以玷君子之修名而或一逆時則反脣相詆而不遺餘力者也乍與周旋容其旅進一爲其所顚倒欲不病於而國累於而身敗於而名也其可得乎司馬溫公失之於蔡京唯察此之未精耳九齡唯早瞻於此也故清節不染於濁流高蹈不傷於鉗網其詩曰弋者何所慕無可慕也鴻飛之冥冥所以翔雲逵而爲羽儀於天下也

唐多才臣而淸貞者不少槩見貞觀雖稱多士未有與焉其後如陸贄杜黃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弈垂於沒世而闇

靜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唯開元之世以清貞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勁盧懷慎清而慎張九齡清而和遠聲色絕貨利卓然立於有唐三百餘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恥天下乃藉以乂安開元之盛漢宋莫及焉不然則議論雖韙法制雖詳而永徽以後奢淫貪縱之風不能革也抑大臣而以清節著聞者類多刻覈而難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爲亦非國民之利也漢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執競而不足以集事其於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紛紜屯結之不能兩也乃三子之清又異於是勁者自飭慎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固不爭也故璟與姚崇

操行異而體國同懷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礙崇之說施九齡超然於毀譽之外與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終不與競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爲嫌己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素履故其清也異於漢宋狷急之流置國計民生於度外而但爭涇渭於苞苴竿牘之間也嗚呼偉矣楊震也包拯也魯宗道也軒輗海瑞也使處姚崇張說源乾曜裴耀卿之間能勿金躍於冶冰結於胸否邪治無與襄功無與立徒激朋黨以啟人主之厭憎又何賴焉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以永保其身廣益於國者抑有道矣士之䛚進也自非猥鄙性成樂附腥羶者則一時名之所歸望之所集爭

託其門庭以自處於清流之選其志皆若可嘉其氣皆若可用也而懷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爲臭味於是乎和平之度未損於中而激揚之情遂移於衆競相獎而交相持則雖有邊圉安危之大計黎民生死之遠圖宗社興衰之永慮皆不勝其激昂之衆志而但分流品爲畛域以槩爲廢置夫豈抱清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勢已成而弗能挽也於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遠矣其身不辱其志不慚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但以率其固然之儉德而不以此歆召天下奉名節爲標榜士固無得而附焉不矜也亦不黨也不黨則不爭矣嗚呼士起田間食淡衣麤固其

所素然矣若其爲世祿之子則抑有舊德之可食而無效
誦之發憤先聖之書登四民之上則不得以身心腕錐刀
獨處之中豈其爲特行哉無損於物而固無所益亦惡足
以傲岸于雄而建鼓以求淸流之譽聞乎天下之事自與
天下共之智者資其謀勇者資其斷藝者資其材彼不可
驕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驕彼以獨行上效於君下逮於物
持其正而不厲致其愼而不浮養其和而不戾天下乃賴
有淸貞之大臣磽磽者又何賴焉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
學三子焉斯可矣有伯夷之廉而驕且吝亦人道之憂也
姦人被發而誣發姦者以罪其罪不貲兩俱有姦而因人

之發遣相為發則後發者之罪姑置勿論而先發之姦罪在不貰誠彼之有姦也奚不早聲其罪以論奏之而待已釁已彰乃相反噬乎京兆尹崔日知貪墨不法御史李傑糾之日知反搆傑罪勿論傑罪之有無也傑不可以日知之言而坐日知不可以訐傑而寬元宗納楊瑒之言釋傑而黜日知允矣雖然有說焉御史京兆尹皆法吏也尹之貪暴御史之所必糾御史法縱於彈劾尹亦習知而執官守以論劾之假令傑敗官箴藏姦宄以下撓尹權知日知之必摘己愆而先撥拾其過以鉗制之將亦唯傑之搏擊而捫日知之舌乎則楊瑒所云糾彈之司姦人得而恐愒

則御史臺可廢者亦偏護臺臣之黨而非持平之論也夫日知之罪不可以捕傑而減固也而傑罪之有無抑不可以不察傑果無罪則日知既以貪暴抵法而益之以誣賢之惡加等之刑不但貶爲丞而足蔽其辜若傑而有罪也亦不可以糾日知故而槩不加察今瑒不辨傑罪之有無但以護臺臣而護傑且當開元之始羣賢皆有以自見而傑無聞焉傑之爲傑亦可知矣瑒爲御史臺存綱紀而不爲朝廷刑賢姦非平允之論也天子處衷以詳刑刺姦人自無所藏姦士人正己以匡世則小人自弗能窺隙又非可以禁恐喝斥反構一切之法彈壓天下者也

君與臣爲謔則朝無章朝無章則邪佞玩而巧讎其慝故聞以道裁物者矣其次則以法禁下矣道不可援法無所飭君謔其臣而以資淺人之慶快慶快者淺人也乘之以交謔者姦人也道法之君子知其不足以君天下而妥快爲鄭銑郭僊乃投隙獻詩逃游僊之旨以媒上聽援法而竄殛之或姑貸而斥罷之允矣堂堂爲天下君弗能秉道以飭法懲姦止邪乃毀之爲道士聊與之謔以供淺人之一笑然則貨人聚斂而賜之金粟淫人勸蔑而畀以少艾乎目銑與僊舟乘勅而爲道士矣惡知其不栩栩然集徒於建欃觀采鉛汞以鳴得意而獵厚利哉元宗之爲此聊

以謔也小人得天子之謔而以謔爲榮無知者競榮之未倣乎而張果葉法善邢和璞輻輳於天子之廷并此致之哉若可以謔其臣臣抑可謔其君交相謔則上無章而下無忌蕭瑀大臣也太宗聽其出家亦謔也此唐之所以無政也論者快之謂足以懲姦而警俗國憲官箴法律刑紀皆可不用而以謔懲姦天下其謔警哉淺人之所快君子之所羞稱久矣

姜皎與誅逆之功元宗聞宋璟之諫放之歸田下制曰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其於劉幽求鍾紹京皆此道也徇國亦誠其所可爲者而已過此未有不以召憎惡於明主者

若遇猜忌之君則里克甯喜之服刑亦其自取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明乎此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臣知所以立節而全身矣此間疑有脫誤

經國之遠圖存乎通識通識者通乎事之所繇始弊之所繇生害之所繇去利之所繇成可以廣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姦可以裕國而威無不允於是乎而有獨斷有通識而成其獨斷一旦毅然行之大駭乎流俗而庸主具臣覩目前之損益者則固莫測其爲而見爲重有損如宋璟發大府粟及府縣粟十萬石糶之斂民間惡錢送少府銷毀是已散粟於民而取其值疑不足以爲仁之惠君與民市疑

不足以爲義之宜以粟易錢而銷毀之徒取值於民而無
實於上疑其病國而使貧一旦爲之不可測而可駭庸主
具臣聞言而緘舌固其所必然矣以實求之夫豈然哉取
值不有而散十萬之粟於待食之人不費之惠也下積惡
錢將隨敝壞上有餘粟將成紅朽而兩易之制畢之宜也
乃若大利於國者則尤非淺見褊衷之所易知也惡錢之
公行於天下姦民與國爭利而國恆不勝惡錢充斥則官
鑄不行人情趨輕而厭重國錢之不能勝私鑄久矣惡錢
散積於人間無所消歸而欲人決棄之也雖日刑人而不
可止發粟以收惡錢者使人不喪其利而樂出之也銷毀

雖多未盡而民見上捐十萬粟之値付之一炬則知終歸泯滅而不肯藏不數年閒不待棄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惡錢不行則國錢重國錢重則鼓鑄日興姦民不足逞而利權歸一行之十年其利百倍十萬粟之資暗償之而贏餘無算又豈非富國之永圖乎乃當其時愚者不測也吝者不決也非元宗之倚任姚崇蘇頲之協恭則瓌言出而訕笑隨之矣司國計而知大體者之難小人以環堵之識惜目睫之錙銖吝於出而急於納徒以削民斂怨暗耗本計於十年之後而吮之如蜜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不耕而思穫爲盜而已爲乞而已盜與乞其可與託國哉

黃帝正昏姻而父子定周禮父在爲母服齊以體黃帝之精義而正性以節情非聖人莫能制也武氏崇婦以亢夫而改爲斬衰於是三從之義毀而宮闈播醜禍及宗社開元七年勅五服並從禮傳乃士大夫議論紛起各從其意迷先聖之典逆時王之命褚無量歎曰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傷哉言之而無能知也知之而無能信也信之而無能從也聖人不足以垂訓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錮人心悖天理者莫甚於俗莫惡於膚淺而姦邪悖逆者不與焉有如是哉姦邪悖逆之壞法亂紀也其惡著其辨不能堅勢盡情窮及身而止無以亂天下後世也俗則

異是其始爲之倡者亦憤懣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氾濫則見以爲非而亦有其是也見以爲逆而亦有其順也其似是而順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有所溺而利以爲歸也夫人之用愛也易而用敬也難知情者衆而知性者少於養也見恩而於德見憚皆溺也而不但此也出而議禮於大庭入而謀可否於妻子於是而父之得與母同其尊親亦僅存之法紀使然耳不然伸母以抑父父齊而母軼又豈非其所可爲所忍爲者哉於是親繼父而薄繼母怙母寵以賊本支化然幾不知爲誰氏之子何知仁義以享其利者爲有德納

且自謝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國之不□人之不□也幾何哉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聞見以歸心潛心以體性順性以窮理者不能喻也膚淺以交於人倫十姓百家浮動之志氣遊天理而與姦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故曰惡莫大於俗俗莫偷於膚淺無量之歎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嗚呼人道之淪亡吾不知其所終已

論鄭莊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順之父母未盡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則義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國而不得暴其民聖人亦如是而已

不謂[元]宗之能及此也駙馬都尉裴虛己私從岐王遊挾圖讖坐流新州離其婚法嚴而無所貸於岐王則不以此懷疑而慰安之如故夫虛己挾邪說以私交而岐王容之王豈無罪乎而虛己之辟既伸則遊王門者咸知畏忌以生長深宮之帝子居宦官宮妾之閒旦歌夕飲以戢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矦服矣無左吳趙賢則淮南不能謀逆無宇文述楊素則楊廣不能奪嫡無張公謹尉遲敬德則太宗不能殺兄天下之亂釀成於徼幸功名者之從臾者類然也博望啟而戾太子之項懸於湖城天策開而隱太子之血流於[元]武事成則禍及於國不成則殃及於

唐元宗日遊諸王於鬬雞吹笛之間而以雷霆之威敢施之挑激之小人將王保其命祚王室無所震驚不亦休乎不能施逐癲亂之叔繼乃摧殘其同氣睿宗所以猶貸懷貞而猶存一妹終以傷心也周公以頑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愛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國而永保其恩也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盡倫可以已亂堯舜之道人皆可學亦爲之而已矣

漢之太守古諸侯也無幾辟除賞罰兵刑賦役皆得以專制而縣令總命如其臣故宣帝詔曰與我共天下者其二千石乎太守之權重則縣令之任輕故天子詳於二千

石之予奪而治道畢舉矣唐宋以降雖有府州以統縣有臬承稽核之任而誅賞廢置之權不得而專縣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於是天下之治亂生民之生死惟縣令之仁暴貪廉是視而縣令之重也甚矣元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誠重之也重之於舉之之始必將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飾治具之士葸弱免咎而無以利民其失也舉主畏連坐之罰而互相掩蔽以蓋其姦則保舉之法不足以肅官常澤民生固已申之苛督徒在選舉之日乎夫縣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則卑故後世多以爲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驗

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職雖具知人之鑒者未易也然士嘗初受一命初試一邑苟非經胥史異途而升則其不畏清議甘爲敗類以病國虐民者固鮮矣無以激之其溺不戀無以揚之其淸不展軌於上官其用不登貢以奔趨其節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懲紀以糾其不若則有所戒也縣清要以待其拔擢則有所勸也成法之外許以因地而便民則權可任也供頓驛遞之役委之傳尉而弗效繇役之勞則節可礪也夫然則賢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類相形愆尤易見持法以議其後亦不患稂莠之難除矣何事於未試之前以

不可保之始終繩薦舉者而責以所難知哉開元之制乍行之以照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據以爲法而弊卽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選舉而可畢任賢養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幾矣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爲盜爲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用其田廬其臚父子夫婦相保於窖窖粟薪之間故帖然也於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埸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爲兵者必

佻若不哉輕於死而憚於勞之徒然後貪釃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爲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爲不獲已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鈍惰之材既任爲役而不任爲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爲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邪團隊之長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將役之矣行邊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紈袴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游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爲兵者亦欣然願爲奴隸以偷

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丼疆耕耨之丁壯爲奴隸而已矣縱遣歸田如奴隸之得爲良人而何弗帖然邪無傷悍不受役之氣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資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則役於邊臣居則役於長吏一時不審役以終身先世不謀役及後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骴骼不返而後怨毒塡胸矣是張說所奏罷之二十萬人無一人可供戰守之用徒苦此二十萬之農民於叅拚除執虎子染毯場供負荷之下故軍一罷而元宗知其勞民而弱國也而募兵分隸之議行漸改爲長從漸改爲彍騎窮之必變倘可須臾待哉而論者

猶貞元宗張說之改制異於古法從事於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國安民者不必如此之鹵莽也所患者法弊已極習相沿而難革雖與更張害猶相襲故自說罷邊兵而邊空長從彍騎制未定而不收其用邊將承之畜私人養番兵自立軍府以釀天寶之亂益自府兵調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無兵而一旦撤歸鉛槿羸餘唯其所爲而朝廷固莫之能詰也數十年府兵之流禍而改制之初受之乃舉而歸過於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脣游之說輕談天下事邪

一議也而以私與其間則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稱

持太體務遠圖之大臣未有不雜公私以議國事者故杖主簿臣倒持之以相撓而相脅元宗與宰相議廣州刺史裴伷先之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也且所以養廉恥也其言韙矣尤為存國體勸臣節之訏謨矣既而又曰宰相時來則為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此與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說同苟懷此心以倡此說傳之上下乖之史策人主將曰士大夫自護其類以抗上而避害益古今之通習其為存國體獎上節皆假為之辭不可信也賈誼以不辱貴大臣諫文帝亦與說畧同而誼以新進小臣非絳灌之伍自可昌言而無諱說懷行

及我輩之心與同官噂沓以語則不可令人主聞而開後
世臣主猜防之釁念一移而言隨得咎過豈在大哉且夫
士之可殺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挾持以覬上之寬我於法
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簡靜絕賄賂之門飭子弟之沐謝
游客之邪慝黨同之爭卓然於朝右而奚咎辱之足憂誠
有過也則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則辭祿以歸耕萬一遇
昏暴之主徇婦寺權姦之忌而辱在不免則如高忠憲攀龍
之池水明心全肢體以見先人於地下又其不幸固義命
之適然雖辱而榮者規規然計及他日之見及而俯人主
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門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無怪乎暴

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說自謝其識之及遠而自君子觀之何以異於胥史之雄鉗制其長吏爲不可拔之根株也乎天下之公理以私亂之則公理存矣君臣之道喪唐宋之大臣自喪之也於是而廷杖詔獄之禍燎原而不可撲矣

春秋紀晉盟諸侯於商任以錮欒氏譏其不能撫有而又重禁之於人國爲已甚也封建之天下國各私其人去其國則非其人於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而碩鼠之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亦挾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試其世之風不可止矣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縣而非一王之

土爲守令者暫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無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給於養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槩行之以困其瘠於是乎有去故土脫版籍而之於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賈者賈何損於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詖辭也惡足聽哉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勝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驟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檢括之而抑還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遠徙抑之使還致之死也開元十一年敕州縣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問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從來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閭宗

族之代輸然後因所業而徐定其賦役則四海之內均爲王民實不損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然則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磽旣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簡所從來者非一日也轉徙多則相其陂池隄防之便而化其土問其徭役隱積之故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專乃撫治大臣所任也邑多新附之民可賞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賢不肖能及於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以小惠誘人之來徙者又非法之所許也無曠土無曠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士者仕農者農安集之令猶爲贅設也乎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於漕運非可爲萬世法
者乎釃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險以求便莫如因
時而避險徑行以求速莫如轉遞以相續江河各一其理
南北舟工各一其習水之漲落各一其時舟之大小各一
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歷數千里之曲折崖闊水深
而限之以少載灘危磧淺而强之以巨艘於是而有修閘
之勞撥淺之擾守凍之需遲決隄之阻困引淇流以蝕地
亂水性以逆天勢劬生民糜費國帑强遂其徑行直致之
拙算如近世漕渠歷江淮汶泗河濟漳沽曠日持久疲民
耗國其害不可勝言皆唯意是師而不達物理者也成天

下之務者因天之雨暘就地之險易任人之智力爲其所可爲不强物以自任則以理繁難試艱危通盈虛督偷竊禁盜侵無不勝也自宋以後議論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術求勝於天時人事物力而强以從己而已矣唯唐有才臣方之後世何足述哉

帝王立法之精意寓於名實考于原本仁義以定民志興民行進天下以協於極其用隱而化以神固不在封建井田也井田封建因時而爲一切之法者也三代貢舉之法不傳唯周制之散見者有大畧之可考任以其職正以其名寓其納民於善之心使習之而相因以興行且以昭示

人君君師天下非徒會計民産以求利用故領之以司徒而冡宰宗伯不偏任焉其意深遠雖百世可師也夫貢舉者一事而兩道兼焉選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以修政而保國衛民此一道也別君子於小人榮之以爵養之以祿俾天下相勸於善而善者不抑不善者以悛此又一道也兩俱道而勸民以善之意尤聖人之所汲汲焉人勸於善國以保民以衛此本末之序也故冡宰者任治者也宗伯者任己登己進之賢才修其軌物者也而進賢之職一任之司徒徒之爲言衆也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司君子之教以立野人之則而天下萬有之衆庶皆仰沐風化以成

鹹和徒豈易司者哉乃其鼓之舞之揚之抑之不待刑而
民自戒不待禮而民自賓則唯操選舉之權以爲之樞機
一授之司徒而天下咸諭天子之心曰上之使牧我養我
而鼎理我者莫匪欲吾之善而咸若於君子之道也故選
舉領於司徒其措意之深切而宏通誠萬世不易之至道
與唐之舊制貢舉掌於考功是但爲官擇人而非求賢於
衆矣開元二十四年改以授禮部侍郎是以貢舉爲祿飾
文治之事而浮華升進民行不興矣風俗之陵夷暗移於
上之所表著而不知名之所存實之所趨未有爽焉者也
自貢舉不領於司徒而貢舉輕一人之予奪私而兆民之

公理廢矣自司徒不領貢舉而司徒輕但爲天子贊會貧
歛之俗吏而非承上天協君敘倫之天秩矣士競於浮華
以棄其實行民迫於賦役以失其恆心一分職任事之閑
循名責實治亂之大司存焉良法改而精意亡孰復知先
王仁義之大用其不苟也如此乎書師古者凡此類勿容
忽焉不察也其他因時隨土以立一切之法者固可變通
以行其化裁者也而又何成法之必倣乎

李林甫之潛殺太子瑛及二王爲壽王地也武惠妃蘄壽
王寵漸衰而林甫欲樹私恩怙權勢志終不移謀之愈很
持之愈堅凡可以熒惑主聽曲成邪計者尤劇於惠妃末

死之前以其爲己死生禍福之樞機也可以得當者無所不用然而元宗終以忠王年長好學聞高力士乘閒片言儲位遂定林甫莫能置一喙焉繇此觀之姦邪自謂得君劫廷臣以懼己其誇誕無實之伎倆槩可知矣非徒元宗中材未甚淫昏也即極闇懦之主一聽姦臣之然然否否而唯其牽曳亦情之必不能而勢之不可得者且姦臣孤躬以容身抑豈若董卓高澄威脅上以必行亡志而俾君惡哉唯揣其意之所欲爲於前祕其事之所以成於後凡其君之用舍從違皆早測而知其必爾乃以號於衆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恩者其恩威者其威叅

工百姓待命於勅旨既下之餘不得視承顧問則果信恩威之一出於姦臣而人主唯其塗𢧐乃以恐喝天下籠絡而使歸己雖有欲斥其姦者弗敢發也然則苟有忠智之士知其術之僅出乎此則以武氏之悍淫周來侯索之驛銜天憲諸武二張之𥨊侍內廷而攻擊者弗傷按殺者無懼直言請斥遠之者反見任使況其亂非武氏之世猶可與言者乎特患無明理察情之士灼見而不惑耳登果有不可拔之勢哉惡之恨之疑之畏之私議於下徒罹於禍以瘠死閽門姦邪之所以益逞忠貞之所以益替人君之所以益迷可勝悼哉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其九皆西北邊徼也唯河東一鎮治太原較居內地別有嶺南經畧長樂東萊東牟三守捉亦皆邊海而權抑輕若議郡內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兗泗魏邢咸弛武備幸苟安而倚沿邊之節鎮以冀旦夕之無虞外彊中朽亂亡之勢成矣蓋自一行立兩戒之說分用文用武之國於是爲輕御重彊枝弱幹之術行而自詫其鞏固方元宗之世吐蕃突騎施奚契丹雖倔强不賓而亦屢挫衂以退本無可用防禦者無故而若大患之在邊委專征之權於邊將其失計固不待言矣卽令外寇果彊侵陵相逼郡必內屯重旅以時應敵而不容棲重師於塞

上使玩寇失防一敗而無以爲繼況周漢之亡雖先內潰覆車不遠豈盡繇四裔乎寇之起於內也非能亟聚數萬人以橫行天下其或爾者又皆烏合而非難撲滅者也惟中原空其無人則旋滅旋起而無所彈壓撤邊兵以入討必重虐吾民而人心離叛偶一折喪乘勢以收潰卒席捲以行而邊兵皆爲賊用然後鼓行而入無人之境更無有挾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旦晚之間耳夫使祿山之亂兩河汝雒淮楚之閒有大臣屯重旅掎其入關之背而迫之以前御兩難之勢賊其敢輕窺函谷哉封常淸一身兩臂募市人於倉卒以授賊禽其爲必敗無疑矣二顏之

起河北張許之守睢陽皆率市人以戰賊之所望而自羙
者也李郭雖出九門克捷而不敢渡潼關之敗覩於此則虛
其腹心以樹強援於四末一朝瓦解大廈旋傾勢在必亡
無可拯救必然之勢矣且重兵之在邊也兵之強弱朝廷
不得而知也將之忠姦中樞不得而詰也兵唯知其將之
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將一失其所守而自放為游兵潰而
散靡而降反戈而內訌豈徒祿山犯闕天子奔蜀為然乎
楊劉一潰而朱友貞匹馬無投恆州一衂而石重貴束身
待縛种師道入援不振而宋徽父子憑孤城以就縶千古
敗亡之一軌自犬戎遞起烽火無援其來久矣東漢黎陽

之亂遂爲有恃乃其亡也亦以邊疆股弱而山東義旅不
敵董卓之胡騎後之謀保天下者可弗鑒諸
唐政之不終者凡三貞觀也開元也元和也而天寶之與
開元其治亂之相差爲尤縣絕夫人之持志以務修能亦
難乎其始耳血氣未定物誘易遷習未開守未固得失貞
淫治亂之故未熟嘗而易生其驕惰及其年富力彊見聞
益廣浮蕩之志氣已斂聲色之娛樂已厭而好修之成效
有可居則靡而淫玩而弛縱而暴皆日損以嚮於善此中
人之恆也太甲成王終爲令主亦此而已矣唐之三君既
能自克以圖治於氣盈血溢識淺情浮之日矣功已略成

效可自喜而躁烈之客氣且衰漁色耽遊之滋味已厭乃改而逆行若少年狂蕩之爲者此又何也於是而知修德之與立功其分量之所至各有涯涘而原委相因也夫苟以修德爲心與德者無盡之藏也未之見則一善成而已若有餘矣天下之可妨吾善者相引以遷而不自覺既見之矣既習之矣仁不熟不安於心義未精不利於用浩乎其無涯矣森乎其不可犯矣齊齊乎相引以深邃若登高山愈陟而愈見其峻勿容自釋也故所患者始之不自振也繼之不自省也而不患其終之不自保也師保在前疑丞在後古人之遺文相督而不假一窺其精意欲從而末

録則雖未日進於高明而可不失其故步矣憂末路之猖
狂哉苟其以立功爲心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與則功
者有譏之規也內賊未除除之而內見清矣外寇未戢戢
之而外見寧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修
修之而國有其典矣夫旣內無肘腋之姦外無跳梁之敵
野鮮流亡而朝有綱紀則過此以往復奚事哉志大而求
盈則貪荒遠之功心滿而自得則偸晏安之樂所願者在
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復奚事哉邪佞進女寵興酣
歌恆舞而曰與民同樂深居晏起而曰無爲自正進厝火
積薪之說者無可見之徵抱蟻穴金堤之慮者被苛求之

資智淺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涘溢必氾濫必然之勢矣是以古之聖王後治而先學貴德而賤功望之天下者輕而責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死而後已非以爲天下也爲己而已矣爲己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以天子而無殊於巖穴之士志日專氣日斂欲日憺忘心日內守則但患其始之未正也師保任之也不患其終之不承也無可見之功勳則無告成之逸豫也唐以功立國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於學士大夫置不講焉三君之不終有以夫

大義不可易顯道不可誣苟且因仍無能故者不容終隱

於人心而不幸發自德薄望輕之口又或以纖曲邪妄之說附會之遂以不伸於天下君子之所重歎也商周之德萬世之所懷百王之所師也祚已訖而明禮不可廢子孫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詐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內爭起不相統一殺掠相尋人民無主漢祖滅秦夷項解法網薄征徭以與天下更始畧德而論功不在湯武下矣漢祚既終曹魏以下二百餘年南有司馬劉蕭陳氏皆竊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倫絶民害滋唐掃羣盜爲中國主滌積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漢而興功亦與漢埒等矣天下之

生一治一亂帝王之興以治相繼奚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若其亂也則天下無君而治者原不繼亂故夏之末造有韋顧昆吾乘暴君而霸殷之將殄崇密擾僭而爭周之已衰六國彊秦陳涉項籍挾兵以逆漢之已亡曹吳司馬劉蕭陳楊五胡索虜宇文割裂僭號皆彗孛之光前不繼西沒之日後不啟東生之月者也若因一時僭割乘郄自雄者可為帝王授受之統系則三驩崇密可為商周之所紹嗣矣而豈天之所許人之所懷哉王者褒崇先代隆其後裔使修事守待以賓客豈曰授我以天下而報其私乎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統一六寓治安百年復

有賢子孫相繼以飾治興禮樂敷教化存人道遠禽獸大造於天人者不可忘則與天下尊之而合乎人心之大順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崇三恪之封自應以商周漢為帝王相承而治之緒是不易之大義不誣之顯道也自武德至天寶百餘年矣議禮之臣無能昌言以釐正猶奉拓拔宇文偏隅之族楊氏悖亂之支為元后父母之淵源何其陋也天寶九載乃求殷周漢後立為三恪而廢拓拔宇文楊氏之封雖曰已晚堂堂乎舉久湮之墜典立百王之準則亦偉矣哉乃非天子所能念也非大臣所能正也非儒者所能議也而出於人微言輕之崔昌又以以土代火五

德推遷襲鄒衍之邪說參之爲儒如衞包者抑以四星聚尾無稽之言爲徵不能闡元德顯功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來茲者爲永式主之者又李林甫也故林甫死錫國忠之黨又起而撓之後此弗能伸其義者聖帝明王之祀緜永絶於世不亦傷乎唐之既亡朱温以盜朱邪臯摭雜以夷劉知遠郭威瑣瑣健兒瓜分海內而僅據中州稱帝稱王賤於丞尉至宋而後治教修明賢君相嗣以爲天下君師是於周漢與唐猶手援也曾不能推原治統自斷休美而以姑息之恩獨崇柴氏名儒林立此議無聞大義隱顯道息垂及劉伯溫宋景濂不復知有乾坤之綱紀弗能

請求劉令趙氏之裔以作賓于王家曾李林甫之弗若豈非千古之遺憾哉雖然人紀不容終絕王道不容永泯豪傑之士申其義明斷之主決於行夫豈難哉敬以俟之來哲

秀者必士樸者必農慓而悍者必兵天與之才習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謂天秩此之謂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唐之府兵世著於伍垂及百年而違其材質強使即戎於是而中國無兵安祿山以蕃騎渡河入無人之境直叩潼關豈中原之民一皆脆弱無可奮臂以興邪顏魯公一振於平原旬日之閒而得勇壯

萬餘人於是盧全誠於饒陽李奐於河閒李隨於博平而
顏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餘萬張睢陽所糾合於雖
邱者一日而得數千人皆蹀血以與賊爭死命斯固三數
公忠勇之所激而豈非數十萬比屋之民皆義憤塡胸思
拯國難者乎僄輕驁悍之材誠思得當以自效不樂於負
耒披蓑[illegible]忘身以一逞其材質不任農而任兵性以成情
以定也然則拘府兵之故紙疑彍騎爲虛文困天下材勇
於隴首蕩泆游閒抑不收農民之利者多矣遂其性棄其
長強其短徒弱其兵復厭其農唐安得有兵與民哉唯其
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爲國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

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黨其邪各知有所募之主帥而順之與逆唯其馬首是瞻於是乎藩鎮之勢成而唐雖共主亦與其立以相敵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吞[illegible]固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東義兵之所啟也若夫齊傀芝之封常清追而募於兩都者則市井之罷民初不足為重輕者也民懲府兵之害聞召募出於朝廷則畏一登籍而貽子孫之禍固不如河北山東雖睢收守之號召人樂於就而能得其死力也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農而農之民不困兵不楞材武之士不為將帥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

然也
李萼說顏魯公陳清河之富云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甲兵五十餘萬事一郡之積充牣如此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畝而租二石庸調絹六丈綿四兩而止宇文融韋堅王鉷楊慎矜雖云聚斂未嘗有額外之征也取民之儉如此國儲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嘗修蟋蟀葛屨之風方且以侈鬪矣繇此觀之有天下者豈患無財[illegible]憂貧者徒自憂而益其貧耳夫大損於民而大傷於國者莫甚於聚財於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剝於民二者皆以訓盜也

盜國而民受其傷盜民而國爲之乏矣譬天下之金粟錢貨於內帑置之無用之地積久而不可用愈積愈冗而數不可稽天子莫能問也大臣莫能詰也則一璫之宦豎睨及主藏之姦胥日竊月匿以致於銷耗且復以有爲無欺嗣君之闇而更加賦以殫民之生計是盜國而民傷也有司無可贍之用不得不爲因公之科斂以取足於民於是而藉上以盜民者相習爲故且有司之科斂者一而姦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長乘之而交相爲盜官盜一而其下之層纍以相剝者不但二二也民乃急其私科幾其正稅逋欠頻仍以徼幸於恩貸匿田脫戶弊百出以欺朝

廷而藏之所入十不得五是盜民而因以乏國也唐散積於州天下皆内府可謂得理財之道矣已散之於天下而不聚之於一方則天子爲天下措當然之用而天下皆爲天子司不匱之藏有司雖不保其廉聊而無所藉口於經用之不貲與吝胥猾吏相比以横斂於貧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積無用以朽蠹不資中貴之隱竊而民之輸納有恆無事匿田脫戶縱逃欺以墮樸氓而虧正供則國計裕矣故天寶戶口之數古今莫匹兵興之初州縣財餘於用非地之加廣生之加蕃也非虐取於民儉吝於用也散則清聚則漏昭然易見之理自宋以來弗能察焉

富有四海而患貧未有不以貧亡者也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元宗始其後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雖亂而不亡平陽之青衣行酒五國之囚繫終身視此何如邪春秋傳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國君者諸侯之稱也棄其國寓於他人之國不得立宗廟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絕先祖之祀殄子孫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謂也自宋李綱始倡誤國之說爲君子者喜其詞之正而不察春秋傳大義微言之旨欲陷天子於一城而棄天下乃以終滅其宗廟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論者義不精學不講見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誤天下有

餘矣天下者天子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誠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爲重而覘其存亡爲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於寇賊之手於是乎寇賊之勢益張而天下臣民若喪其首而四支亟墮以仆以此爲正而不恤四海之淪胥則幽王之戚宗周元帝之斬梁祀可許以不辱不偷之大節乎天子撫天下而爲主都京師者其擇便而安居者爾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則猶奉宗祧於一邑臣民之望猶繫焉弗難改圖以光復也而以匹夫硜硜之節輕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嗚呼非徒天子然也郡縣之天下守令爲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土非其世

守也祿山之亂守州郡者如郭納達奚珣令狐潮之流望風納款乃至忠貞如顏杲卿袁履謙張巡者亦初受脅迫而始改圖困守孤城而不知變計旋陷於逆莫能漸滌力不能如顏魯公之即可有爲也則何如潔身以避之徐圖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餘地以致身盡粹而濡忍不決勢迫神昏自非與日月爭光之義烈具其隕厲熏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終無玷也故守令無三軍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恆也迫之以必死則唯降而已矣是敺郡邑以從逆也故曰非法也